

陶淵明及其詩文鑑賞

一、陶淵明的生平

陶淵明的名字，史書有幾種說法。《晉書·隱逸傳》說：

陶潛，字元亮。

《宋書·隱逸傳》說：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

《南史·隱逸傳》說：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

梁蕭統時代離陶淵明不遠，統作〈陶淵明傳〉說：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引自《靖節先生集·誄傳雜識》）

蕭統和沈約《宋書》的說法相同，以淵明既是名，又是字。根據陶淵明文集，在〈孟府君傳〉和〈祭程氏妹文〉中他都自稱為淵明。又顏延年和淵明是舊識，淵明卒時，延年為他寫了〈陶徵士誄〉，文中說：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昭明文選》卷五十七）

也是稱他為陶淵明，可見淵明是他的名，既是名就不應再改而為字，可見蕭統、《宋書》和《南史》所引或云說他字淵明是錯的。又蕭統〈陶淵明傳〉說：

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云云。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

《南史》記事和此相同。文中淵明答道濟語，又自稱為潛，且在作彭澤令之前，似乎在當時他便有淵明和潛兩個名。但根據《宋書·檀道濟傳》說道濟討平謝晦後始為江州刺史，其時在宋文帝元嘉三年，明年而淵明卒。是淵明

爲彭澤令時，檀道濟還未作江州刺史，蕭統和《南史》以爲江州刺史檀道濟見淵明，是在他作彭澤令之前，所記與史實並不符合。根據他答語自稱潛，則知淵明在宋世時，已經改名爲潛，這似乎可以推測他在晉世之時名爲淵明，晉室禪宋之後，始改名爲潛，宋黃庭堅〈宿舊彭澤懷陶令〉詩說：

潛魚願深眇，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沉冥一世豪。司馬寒如灰，
禮樂卯金刀。（《山谷全集》卷一）

在司馬晉和劉宋禪代之際，他願如魚之潛藏深眇，而淵明則不是潛藏之所，潛和淵明義意相反，故取義或即在於此。此詩可以說頗能得到他所以改名之意。宋吳仁傑《靖節年譜》總結以上所論，說：

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謂其以名爲字者，初無明據，殆非也。本傳當書曰：「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如此，爲得其實。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諱，故云。（《靖節先生集·年譜考異下》）

唐人避李淵諱，故改淵爲深或泉，《南史》既說他字淵明，又說他字深明，自然是錯誤了。

他是潯陽柴桑人，地在今江西省九江縣。曾祖父陶侃，晉成帝時封長沙公，卒贈大司馬，祖父陶茂爲武昌太守，父史書失其名爵，或說名逸，官至太守，母親孟氏，爲孟嘉第四女，嘉官至征西大將軍長史，淵明嘗爲作〈孟府君傳〉，故淵明本是出身於名門世家。

他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365)，是時晉朝已經進入末期，政治局勢不穩。至安帝時，桓玄反，入建康，逼迫安帝禪位，自己稱帝。劉裕起兵討平之，結果政權落入劉裕手中，終至遷移晉鼎。由於他生長於亂世，難於伸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也由於先人在晉室世爲忠臣，故於朝代遞換之際，不願於仕途謀出身。一方面也是他任真自然，不慕榮利的個性，使他淡薄於世務。而他這種真摯恬雅的品格，多少也是受到長輩的薰陶和影響。他的父親似乎已具有淡薄寧靜，雅好天然的風韻，他在〈命子〉詩中描寫說：

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愠喜。

又他對外祖孟嘉，也觀感甚深，據他描述：嘉沖默有遠量，性情溫雅平曠，文辭超卓，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庾亮鎮武昌時，辟嘉爲從事，引見他問風俗得失，嘉對說：「嘉不知，還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語其弟翼說：「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嘉又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大司馬桓溫曾問他：「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回答：「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這樣的性格，倒和淵明有幾分相似。

他少年時好學琴書，善屬文，詩中屢有說及，故他應該懂琴音的，而史傳都說他不解音律，畜素琴一張，無弦，這自然不是實錄。早期他的生活便很窮苦，因此他曾出來作官，但爲時都不久。作官的理由，自然是爲祿而仕。武帝太元十八年，他二十九歲，始爲江州祭酒，《宋書·陶潛傳》說：

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
躬耕自資，遂抱羸疾。

〈飲酒〉詩說：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
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

他因家貧而出仕，又因不堪吏職，不久即解歸。可以看出他年輕時便有「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的傾向，因之他會歸隱，主要還是氣性之所近，而對於當時的局勢，他並不曾積極的想有所作爲，故晉宋遞換之際，他只是在情意上寄寓著感慨之懷，若說他猶眷念本朝，恥仕後代，忠義之心可見，則似爲推衍太過之說。

安帝隆安三年，他三十五歲，時始作鎮軍將軍劉牢之的參軍，有詩〈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
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
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

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
據詩意這是初往赴任，路經曲阿時所作。此次出仕，也因家貧親老之故，故始於投策命晨裝之際，便有終反班生廬之思。可以明顯看出他所以進仕的心態。

隆安三年，孫恩作亂於會稽，劉牢之擊討之，恩逃入海，嗣後屢寇亂江、浙沿海一帶，其間淵明曾隨劉牢之征討孫恩，〈飲酒〉詩有一首追記其事：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

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詩中感歎行役勞頓，都是為飢貧所驅，但人一身所須甚少，而為此營營，豈不是有損令名？不如息駕歸隱，閒居田園。

隆安四年五月，反家省親。明年，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

遙遙至西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

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據詩題是赴假還江陵，而詩的內容則又是因官事到江陵，故歷來學者說法頗不相同，大致上可分為兩派，一是認為淵明曾仕於桓玄，桓玄居江陵，故淵明休假結束後還江陵就職。一是認為淵明為劉牢之參軍，請假回鄉，同時又帶著公事前往江陵。前一說和淵明的出處不合，他不可能仕於桓玄，據上文所述已可知道。後一說所指的公事，陶澍說是：孫恩圍建康，中外戒嚴，桓玄上表請入衛，會孫恩退，朝廷以詔書止之，淵明到江陵便是奉詔書止桓玄入衛（見《靖節先生集·年譜考異上》）。但這也只是揣測之辭而已，若是奉詔書往江陵，是何等大事，何以詩題會說赴假還呢？故同意此說的學者，不得不把「還」解釋為「轉」或是「速去」，即是赴假回鄉而轉去江陵，似乎於詩題又稍嫌迂曲。合理的解釋是，這次淵明告假，本來就打算到江陵，因為

這時他的母親和妹妹都在那裏，所以詩題說赴假還江陵，同時也聯帶辦一些公事，所以詩的內容又有行役之歎，至於是辦甚麼公事，已無確證可以指實，奉詔止桓玄入衛，但可聊備一說而已。

淵明七月到江陵和母親妹妹會面，至冬月，母親病故。〈祭程氏妹文〉說：

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

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

此時便因丁母憂去職。元興元年，時淵明年三十八歲，桓玄造反，劉牢之降於玄，後自縊死。這時淵明在家鄉閑居歷兩歲。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明年劉裕起兵誅桓玄。

義熙元年，淵明四十一歲。劉牢之之子敬宣為建威將軍，又辟淵明為參軍。這次作建威參軍，為時很短。到仲秋八月時，他又起為彭澤令，但在官也只有八十餘日，即賦〈歸去來兮辭〉，解印綬去。〈歸去來兮辭序〉說：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序〉，乙巳歲十一月也。

從此他再也不出來作官，永遠歸隱田園了。這一序文對於他出仕或隱處的心境，有很清晰的表白，出來作官，實在是因為家貧，食口又多，生生所資，未見其術之故。一心歸隱，也實是因為性之所近，不慣在官場人事的逢迎上打滾，故飢凍雖切，而違己交病，於是因事順心，慷慨歸去。這一切總歸因於質性自然，追求自我順適，所謂「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一種生活態度。若要加上一些忠義之節，說甚麼「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為，思

以巖栖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後凋之節也」(《靖節先生集》卷五，陶澍按語)，便成了不必要的添足之談。

從開始初仕作鎮軍參軍，至彭澤歸去，前後約有六年的時間。去彭澤時他四十一歲，歸隱二十二年，在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病卒，病卒前有〈挽歌詩〉三首和〈自祭文〉一篇以寫其況。〈自祭文〉說：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

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

無射之律，屬於季秋，知淵明約卒於此時。他的朋友顏延之爲他取諡爲靖節，〈陶徵士誄〉說：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

陶淵明寫有一篇〈閑情賦〉，是詠賦對美人的思念感情，序文說：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于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閤多暇，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他仿效張衡、蔡邕的文旨，取義於賦的擒文鋪彩，而歸於閑正，有一些筆墨遊戲的意思，故蕭統說他「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若說這是寫他年輕時的愛情生活，似太牽強。不過他結婚很早，元配也早卒，〈怨詩楚調示龐主簿〉詩說：「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弱冠時即喪其偏，繼娶爲翟氏，和他同志，也能安勤苦。有子五人，爲：儼、俟、份、佚、佟。淵明貧困而死，而諸子及其後嗣也都閤沒無聞，可爲浩歎，也許是「天運苟如此」的原故，更也許是他「放義樂當年，遑恤身後慮」，沒爲子孫設想那麼遠吧！

二、陶淵明和佛學思想

陶淵明生長於晉末宋初，當時的思想風氣完全籠罩在老莊清談，以及印

度佛學之下，而這兩樣似乎對他都沒有甚麼影響。他雖然有濃厚的道家思想，卻全然不同於當時的清談風氣，他的作品中也看不到受佛學影響的蛛絲痕跡。另外，顏延之說他性好異書，他也喜歡和人「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又有〈讀山海經〉詩，而詩中也常常提到一些神仙人物，似乎他和道教有過接觸，不過他反對長生不老的神仙思想，只是對於那些異書有興趣，因為其中所記載奇異的事物，可以帶給心靈無限想像的天空。故他是喜歡異書中的引人遐思的怪譎，而非認同其中的怪誕。

佛學在當時是發展很快、很能吸引當時知識份子注意的顯學，但對陶淵明都不具任何引力，這也是他認真自適，不肯隨眾附和的個性的表現。當時流傳的潯陽三隱，周續之、劉遺民和他，周、劉兩人深研釋典，並拜釋慧遠為師，結社同游，淵明則否。周續之不太尚峻節，江州刺史每相招請，頗從之遊。時刺史檀韶曾經請周續之和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淵明〈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詩說：

負病積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間，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

詩中對周生頗有譏諷之意。彼此相去不過尋常，但你從貴，我守窮，咫尺便成天涯。況且講舍靠近馬隊，豈是重道？校書也費勤勞。我有所愛，願思相與為鄰，不如且聽我言，從我歸隱於潁水之濱。

又淵明文集中有酬劉遺民詩兩首，遺民和周續之一起參加慧遠在廬山創立的白蓮社，他們結集了一百多人，設齋立誓，同聲念佛許願，祈求往生西方淨土，其中的立誓文，便是劉遺民寫的。慧遠並邀請淵明參加，但他到會場看後，便攢眉離去，主要原因自然是他們立誓的內容理念和自己適性自然的道家的達觀思想差距甚遠。故他們和淵明雖同稱三隱，但意態和思想並不相同。又《廬山記》說：

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虎則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蓮社高賢傳》說：

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以上兩引文見《靖節先生集·誄傳雜識》）

慧遠駐錫廬山東林寺，口宣佛號，祈願早生淨土，而且持律十分嚴謹，是當時南方聲望最高的大法師，而陶淵明的名氣則不大，常願及時行樂，並且適性好飲酒。兩人性情思想都大不相同，年齡相差又約有四十歲之多，要談道，絕對是談不來，如何相送過虎溪？況且持戒甚嚴的慧遠不可能應允淵明喝酒，淵明也不可能就慧遠求飲，故這段話並不可信。只因他和慧遠同隱居在廬山周圍，故後人造出許多屬於兩人的遺風韻事，並無根據，只合當作茶餘飯後的趣聞罷了。總之，淵明在生活上、在詩文中，絕少留有佛學思想的痕跡。

又當時佛教界曾熱烈討論到形和神的關係，慧遠寫了一篇〈形盡神不滅〉論，以為火傳於薪，猶神傳於形；火傳異薪，猶神傳於異形，並以神為受報的主體。淵明有〈形影神〉詩三首，題目雖是討論形影神，但內容卻和慧遠的說法不同。〈形影神〉詩序說：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代表肉體的奉養，影代表名聲的追逐，兩者都不免勞心傷身之苦，欲免此苦，當釋之以神。這裏的神釋，其實是隨順自然造化的意思。〈形贈影〉說：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淒沍。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形體居於世中，如白駒過隙，一旦湣去，誰復相思？欲求長生而不可得，故

願記取我言，得酒即飲，不必苟辭。形體以在世者的口吻，陳述人不如草木可以榮悴交替，固應把握現在，及時行樂。〈影答形〉說：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存生以求長生既難得言，護衛以養生又苦拙勞，雖願遊於崑華以從仙人，但道路悠邈，不可得至。既然形影不相離異，則形沒而聲名亦盡，想來心緒不禁為之焦熱。但立善可以遺愛於身後，自當盡力為之。終日沉醉於酒，和此相比豈不太低劣麼？影子以立善者的口吻，陳述生命不能永保，不如留名於後，猶可以不朽。〈神釋〉說：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人有精神，故可以和天地並立為三才。精神雖和形影異物，但生來即相依附。既喜托同體，故願告訴形影其中的道理，祈求長生不老是不可能的，借酒忘憂，也是傷身短壽，不是良策。立善雖可樂，但身後知誰來贊譽你？這也不是好法子，徒然汲汲營營以傷吾生而已。不如隨順造化而往，時候一到，應盡便盡，何必太多憂慮呢？這裏，他不贊同道教的追求長生不死，也不贊同汲汲的追求身後留名。而慧遠因為形骸不能長保，轉而尋求精神不死，故願祈求往生，這和追求形體長生不老的又有何差異？故淵明認為精神雖和形影為異物，但不離形體而獨在，便和慧遠的觀念不同。而他提出神釋的見解，則是道家隨順天地運行、回歸造化自然的觀點，莊子說：「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又說：「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

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淵明便是以道家的生死觀對於上述的說法提出批駁。

這裏可以說及淵明對於名的看法，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莊子說：「與其死後留骨而貴，寧生而曳尾於塗中。」兩說都是注重實質的內涵。有實則名從之，故疾名不稱，即疾無實以爲名稱。無實而有名，或先名而後實，便是好虛名，莊子所排譴的名即是虛名。而淵明對名的態度，是融合孔子和莊子的說法，他反對浮世的虛名，〈飲酒〉詩第三首說：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一生無幾，自當任性保真，但顧念世間榮名，將何所成？另一方面，他也執持要有實質內涵的名，〈榮木〉詩以「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自我策勵。〈飲酒〉詩說：「不賴固窮節，百世誰當傳？」詩第十一首說：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顏淵屢空，又短命。榮公雖老壽，卻長飢。兩人身後都留名千古，然在世時生活終未免過於枯槁。這首詩點出淵明對名的主張：身後有名無名誰自見知？何須空逐此虛名？人生在世，但應稱心所好，以適我志，則名自然隨之，像顏淵為仁、榮公樂道，不因飢貧改志，雖不求名而名自隨之。實質之名是在當身的修為，不在期待未來，故他對於佛家善惡報應之說也提出質疑，〈飲酒〉詩第二首說：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為善是自我德性的要求，豈因望報而為善？為惡是本心的陷落，豈能責罪於前世？則報應本為無根之談，何事空立此言以竦動人呢？

三、淵明和儒道思想

儒家思想以孔、孟爲代表，其主要精神是在建立一個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的人世間，故儒家之道，是闡明人倫之道。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個道即指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和諧社會的實踐。儒家有淑世之心，但另一面孔子又說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孟子也說：「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爲窮處的儒隱開立一個矩範，這樣的儒隱仍有積極的善道之心，隱居以修身明志，是爲達時作準備，不同於消極的避世隱遁。

孔子又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狂者有熱忱，狷者能自守。儒者之狂，如子路輕財好義，重然諾；儒者之狷，如原憲每不屑不潔，有所不爲。故狂者常流爲豪俠，而狷者常多高尚其志，狷者的高隱又每與道家型態的隱退混和，這便成爲後來所謂獨行或逸民這一流的人物。淵明的歸隱，正是他不屑不潔、與俗不協的個性，而一方面他又時常藉詠俠客人物如田子春、荆軻等流，以寄寓自己激昂的豪情，狂和狷同時都表現在他的身上。

淵明少年時曾沉飫在六經書香中，也有年輕人意氣飛揚、志在四方的激昂熱情的胸懷，〈飲酒〉詩說：「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雜詩〉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這是他少年輕狂的一面，其實更符合他的氣性的是「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這種悠然的情懷。這樣與生俱來的性格，似乎已經註定他所應發展的人生方向。由於小時候即愛閒靜、有「高趣」，所以他雖然也有熱烈的情懷，但隨著年事的增長，在面對世事的糾葛塵雜時，這「高趣」的性格便引他走到自致高節及與世寡諧的路上去，而小時後所耳濡目染的儒家聖賢，則過濾掉他們淑世的熱忱，粹鍊成爲自己守節、固窮、樂志等的所心儀的模範標的，這在他詩中屢屢有所表白，如「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不賴固窮節，百世誰當傳」、「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等等皆是。他的年紀越長，這傾向便越爲明顯，也就在這一點，他漸漸的轉移

入道家消極的隱遁。〈榮木〉詩：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於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憔悴有時。
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
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
我之懷矣，怛焉內疚。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
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總角即懷抱著儒道的理想，但有一種志業無成的悵惘，因為心境已經轉變，儘管知道學在不舍，然已安酒日富，只有寄文以自我惕懼而已。〈飲酒〉詩第十六首說：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
飢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
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這首詩描寫他成長的轉變，從好經書，到淹留無成，到耕植不足自給，到抱節固窮，最後則寄情於陳遵之喜好飲酒。陳遵是一位遊俠人物，見《漢書·遊俠傳》，性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室，則閉門取客車轄投入井中，雖有急事，終不能去。淵明晚好酒德，故拿他來作比。〈飲酒〉詩末首說：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
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
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
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罪人。

述說儒學興衰，至於今世，竟無一人問津求道。下接飲酒，以詩法論則奇，若說他是承儒學之道以自居，似又未然。由於他的性格和成長環境的影響，

他的詩中所提到師法儒家對象的只是孔子的固窮、顏淵的屢空，而更多的則是道家般的遁隱人物如沮溺、荷蓀、榮啓期等。如果儒家曾經陶鑄淵明的個性，則這個性是：執著固窮的理念和狂者的意氣及狷者的處世態度。

由於他小時便有高趣，雅愛閒靜，性好自然，多少即具有道家風韻的傾向。隨著他年齡增長及閱歷的洗鍊，道家的順性和達觀更能符合他中年以後的處世態度，於是在詩中有許多用語都表現出道家特別的氣味，如他喜歡用「靜」、「悠」、「閒」、「真」、「化」、「忘」等來闡述自己的心境，這些都是道家慣用的語詞。我們便可以從這些語詞涵義的角度，來顯示他渾化道家的生活意境。

甚麼樣的意境是真？莊子講真，〈大宗師〉說：人的智慧能夠登至與道冥合的境界，就是真知，有真知的人便是真人。真人宅心於逍遙恬淡的境地，是謂采真之遊。這境界和大自然一致，就心的感應質地而說是「真」，故真有時候也表現一面為「樸」，樸是心境對大自然的體會後，所凝聚成的萬物皆自在，而又共同具有一種原始的、渾厚的、純真的生命情調，這便是所謂「返璞歸真」。陶淵明所體會的真，就是對於這種生命情調的透悟，〈飲酒〉詩第五首說：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莊子·大宗師》說：「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造化森羅，萬物並在，雖然彼我相依共存，若能常懷相忘之心，即無喧囂煩雜之擾。常懷相忘，故「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淵明以詩人悠遠的心懷，用詩句傳達出莊子居塵世而相忘的哲理。又自然界每天相復呈現的萬物景象，其背後隱藏著一股真機在鼓動流轉，故南山依舊是晚照，飛鳥依舊是還巢，在這日常的景象中，因為採菊者的真意，而契會到物我背後那股真機所散發出共具的原始、渾融的生命情調。這樣的真意，只能心會，很難以文字傳達出來，

所以「欲辨已忘言」。由於陶淵明有這種真意的體會，因此，當他心情悠適時，對於景物欣欣向榮的描述，也都傳達出一種盎然、活潑的生意，如〈懷古田舍〉詩：「鳥弄歡新節，冷風送餘善。」「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讀山海經〉詩：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
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
不樂復何如！

意境悠雅，有萬物各適其所，我也樂在其中的氣象，這是他的真意胸襟，所展現出來平淡之中而蘊涵超逸高遠的自然天機。

其次，莊子常常說及萬物之「化」，對它曾作過完整的理性思考，所得的結論是：萬物都是造化一氣所化成，能夠隨順造化的變化而往，便可以 and 造化為偶。故人的生死變化是萬物循環的一個自然現象，來時去順，不必寄哀樂於其間。淵明也是抱持著這種造化運物的宇宙觀，「寒暑有代謝」、「有生必有死」，達人了解自然的運化，於此自不會有疑。但淵明對於「化」卻有深層的感觸，尤其對人生的短促，懷有無限的感慨和無奈，如〈歸園田居〉詩：

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
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雜詩〉第七首說：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積，
元鬢早已白。素標插入頭，前途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不疑，是理性的思考；感慨，是感性的觸發。莊子雖作達觀話說，仍然免不了感性的感慨，才會把人生比喻為「大夢」，為「白駒之過隙」，而這樣的理性與感性的衝突，反而能使生命的內涵更加深湛。由於他感歎人生短暫，所以對於時間的變移極為敏感，轉而珍視目前，極欲把握及時為歡的時刻，〈諸

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詩：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懽。

〈酬劉柴桑〉詩：

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

〈歸園田居〉詩末首：

悵悵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

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在山水林野之間縱遊，卻是悵悵獨還。有雞有酒招鄰共飲，卻是苦歎良宵短暫。在悠然閒適之中，流露出一絲不能排解的歎惋，可以看出他的及時為歡是在無可奈何的心境之下的自我慰藉，既不同於享樂的歡樂，和安祥平和之樂也有一些距離。因此，淵明的歡樂，是沉鬱的生命所凝聚而激發成的愁悵之樂。

「忘」是在化解心胸的執著，莊子說南郭子綦在忘我之後聆聽到大地之音的天籟，而顏回在忘我之後，心境無所不通。不能忘我，便自貴而相賤，不能見物之「真」，故莊子的忘境是在打消物我之間的隔閡。淵明則藉由酒來呈顯莊子的忘境，從酒趣中忘天、忘物我、忘千載憂、忘華簪。莊子以理觀，淵明以酒照，異趨同歸，下一節會再論及。

道家講自然，淵明也喜歡講自然，「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又說他自己是「質性自然」。自然的意思，就是適性自然，萬物各有自己自然的本性，就道家的人性觀而言，人的心境是虛靈的、平靜的、真樸的，順著這些天然的心性走，不加斷喪，就是適性自然。自己自然，自不會去干涉他物的本性，他物也得自然，故我無為，而物各自適。而且惟有自己自然，才能欣賞他物的自然。淵明所描繪的萬物的景態，都有一種自然的高致，便是因他有道家的自然心境，他也用許多不同語詞來表達這心境，如靜、閒、悠然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詩：「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閒。」〈連雨獨飲詩〉：「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靈府長閒又無言，以觀照萬物的變化遷移，莊子說：「萬

象的變化，知者不能知其終始，故不足以汨亂我的和氣，不可以進入我的靈府，使內心常保和豫，日月都無間卻，而與物爲春，這便是接物順時的心地。」（《莊子·德充符》）淵明的靈府之間，有著莊子「外化而內不化」的意境。

如果簡單的歸結他一生的儒道轉變過程：他少年時有著儒者之狂的意氣，出仕後心境漸轉爲儒者之狷，而從儒者之狷接泊入道家型態的高栖的生活意境。因此，可以說淵明的歸隱情態是偏向於道家的隱遁，而在理性上他又堅持儒者一種固窮的志節，於是在生活意境上是道家，而在理性認知上則是儒家。他的處世是道家的栖隱，而有儒家狷潔的高致。他的生活是道家的耦耕隴畝，而有儒家憂道不憂貧的堅持。他的心境是道家的自然閒適，而有儒家優俸善道的惕厲。他不但是隱逸詩人之宗，他所展現的儒道思想、生命人格也成爲後代所謂隱逸者所應具備的人生情調的標準模範。

四、陶淵明和酒

淵明喜歡喝酒，不只是淵明，當代的名士無不喜歡喝酒；不只是當代的名士，歷來所有的文人，幾乎無一不喜歡喝酒。喝酒有喝酒的境界，我以爲喝酒的境界應以淵明爲第一。因爲他無酒則已，有酒必喝，喝則期在必醉，不論酒是名貴、是薄劣，不管對象是達官貴人、是村夫走卒；若是沒人陪伴，他仍然可以顧影獨盡，忽焉復醉。相較之下，雖如阮籍之曠達好飲，但他喜歡作青白眼，看見禮俗之士，便以白眼對之；意氣相投之士如嵇康輩，齎酒挾琴造訪，便很高興，以青眼對之。心中仍然存有物我貴賤的分別，沒能達到「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的酒中深味，所以喝酒的境界不及淵明。雖如孔融之寬容好士，也常感歎說：「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一定要高朋滿坐，才能無憂，猶不能品嚐獨飲之趣，故喝酒的境界也不及淵明。後代文人，如唐杜甫寫了一首〈飲中八仙歌〉，描寫詩人醉後的狂態：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

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鑪佛前，醉中往往愛逃蟬。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杜工部詩集》卷一）

知章喝酒喝到掉入水裏。汝陽看到酒就流口水。玄宗招李白，欲造樂府新詞，白在酒肆已經喝醉，玄宗使人以水灑面，令執筆寫成十餘章。張旭三杯便衣冠不整，焦遂酒後話又太多。這些醉態總有一些失之過狂，性情總因喝酒而表現失宜。不像淵明喝醉便睡，既沒有情緒憤張的姿態，也不發雄辯的酒語，喝酒的境界所以高不可及。

淵明〈五柳先生傳〉自言：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因為家貧，所以他喝酒大多是別人請客，請客者或是慕名而來，或是親舊鄰居，不論請酒的目的為何，淵明只在飲酒，別的不搭調的話一概不須論及。江州刺史王宏想認識他，他稱疾不見，自言性不狎世，不敢以王公紆軫為榮。王宏令人探候，知道他要到廬山，於是讓他的老友具酒在半路上邀候，淵明一看到酒，便在野亭中喝起來，王宏這才出來相見，淵明也無忤色，共同坐下，歡飲終日。以後王宏只要想相見時，便具酒在林澤間等候他，在酒米乏絕時，也常常賙濟他。他們之間，以酒為橋梁，偶然搭合而成林間之友，自然不會以華冠軒冕之語相聒。若像另一位刺史檀道濟，對他說：「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陳腐之論，話不投機，雖以梁肉相饋贈，淵明一麾而去之，這可以看出他和顯貴之間喝酒的意態。〈飲酒〉詩中有一首說：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褰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

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
吾駕不可回。

鄉曲老父情深，備酒相待，看淵明與世不協，生活又襤褸拮据，才以世態相勉，和達貴的勢利語不同，故淵明誠懇的爲老父剖白心跡，儘管老父不一定能理解。這是淵明酒中的執著。

當時文名甚盛的顏延之，和淵明是舊知，曾因官事過潯陽，日日來訪，每來必共淵明酣飲致醉。及臨到要離開潯陽，還留下二萬錢給淵明，淵明則悉數遣送酒家，作爲往後去喝酒時的預付酒錢。這是淵明酒中的豁達。

親友知舊若備酒邀請，他欣然便往。即便共坐時，不認識主人，也開懷暢飲，毫無一絲不自在之意。喝醉後便回反，不曾有所請託拜訪。若是親友知舊來訪，不論貴賤，有酒則陳設共飲，他若先醉，便直接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有一次，一郡將來，正好釀酒初熟，淵明便脫下帽子濾酒請客，濾畢又帶回頭上。這是淵明酒中的率真。

淵明既深耽於酒，對於酒中趣味自別有一番體會。《荊江詩話》說淵明是：

事不可爲，心復難任，故借酒以排之，醉則庶可忘也，凡集中云酒者多如此。阮籍全真，終不事晉，與先生之酒，均爲合道。

又說：

先生所存，豈六朝人所能望及，以是知先生非真好酒也。（以上引文見《靖節先生集》卷二）

心事沒辦法圓滿，便借酒醉以排之、忘之，此等舉措，和世俗失意而酗酒的人，相去幾許？以此論淵明的酒德，可以說相去不啻萬里。喝酒所追尋的意境，淵明詩中本有自我表白。〈連雨獨飲〉詩說：

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
任真無所先。

世間神仙本是虛妄，但一飲便真如世間神仙，胸中百種凡情，都離心遠去，再酌則忽然渾忘天機。淵明是在酒中契會自己任真的心性和造化的天機合而

爲一。〈飲酒〉詩說：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
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莊子說：「今者吾喪我。」又說：「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忘我忘物的意境，
莊子是在理智中以道觀之，淵明則是在杯酒的品嚐中呈顯出來。

其次，酒能使人忘憂。忘卻紅塵是非的憂愁，〈飲酒〉詩第十三首：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異境。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
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
忘卻富貴名利相爭逐的憂愁，〈飲酒〉詩第一首：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
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樽酒，日夕相歡持。
忘卻人生不能突破自身生命的有限的憂愁。〈己酉歲九月九日〉詩：

萬化相尋異，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
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又淵明時常獨飲，酣觴賦詩，以樂其志，自認爲是黃帝堯舜上古時代的
百姓，陶醉在那簡樸而純真的時日裏，同時也感覺到一種寂寥、孤獨的情懷，
故他的獨飲有著欣樂和慨歎交心的雜糅。〈時運〉詩：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
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喝一杯酒，賞一叢菊；彈一曲琴，歌一段詩。地偏人靜，心遠意高。杜甫說：
「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正是他的生活寫照。

淵明在獨飲中，有一個最爲賞心悅目的情景，而他也深能沉飫於其中的
樂境，那就是邊斟酒邊細看著妻小的點滴生活場景，〈和郭主簿〉詩：

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
聊用忘華簪。

〈歸去來兮辭〉說：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尊。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

家居和樂，一杯在手，這時未嘗不是人生一大樂事。他又寫了一首〈責子〉詩：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寫兒子而天趣橫出，不是因諸子不肖，才進杯中物，應該是在進杯中物之時，樂想諸子天真的性情，而流露出對他們的期待。

有時獨酌無聊，只好邀身影共飲，寥落孤寂之情可見。〈飲酒〉詩序說：

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

〈雜詩〉第二首說：

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

李白〈月下獨酌〉詩：「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便是師法其意。〈連雨獨飲〉詩：

自我抱茲獨，黽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淵明對孤獨有很深的體會。大凡每一個人的心靈，都自堆砌成一塊禁地，他人難以闖入，心靈蘊思越精細，堆砌的禁地就越森嚴，好比攀登山嶽，越達高峰，視野越大，但立腳處越少，孤獨感也越深。所以眾生芸芸，我立其中，而往來都不相識，孔子說：「莫我知也夫。」莊子說：「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生命的孤寂，自有生命即伴隨著來，似乎每個人多少都要咀嚼它。

大凡真解酒中趣的人，對酒的感情必是又愛又畏。愛的是酒所帶來的忘憂、忘我，甚至是可以一切渾然都忘的意境。畏的是長期飲酒過量對身體所造成累積性的傷害。淵明深知酒中的樂趣，也深知酒的壞處，〈神釋〉詩說：

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

〈止酒〉詩說：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
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

酒雖然傷身，但傷身之害是隱藏性而又長遠累積而成的，不易察覺；而當下所喝的酒味之趣，則是非常明顯而濃厚，很容易把握，因此一般人總是盡興於具體的酒趣，對於長久性的傷害只是懷著一層畏懼但模糊的印象。而且不能兩全其美的是：適度的小酌，並不能激發忘的效果；儘管不必大醉，也須超量，才能使心神恍惚的酒趣呈現。何況淵明又認為，人的一生不滿百歲，若有酒不飲，徒然使形骸拘屈，心意不快，又有何貴於此不滿百年之身？因此他雖然「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然而終其一生，仍舊是止不了酒。故喜歡喝酒的人，就常在此愛之又畏之的心情中，舉杯喝下去！

五、陶淵明和農耕生活。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從上古以來，農夫生活，便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既已和大地相親，安守田園，其間作息勞苦不勞苦，本無所繫心，他們也自不繫心。由於讀書人自命歸隱之後，言耕作辛苦，而農夫始自言苦。人終其一生，自必須為生活勞動，或是勞心，或是勞力，而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各盡其分。孔子說自己不如老農、老圃，又說：「君子憂道不憂貧，謀道不謀食。」故孔子以好學樂道自居，食不求飽，居不求安，《論語·述而篇》：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衛靈公篇〉記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皆病，子路埋怨說：「君子也會困窮麼？」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像這樣，他自然不會有抱窮之歎。陶淵明既然不願以心為形役，自應勞形，但他歸耕之後，又時常表示耕作辛苦，這裏他所表現的是讀書人的歸耕的辛苦，不是農人力耕的辛苦。〈雜詩〉之一：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
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麤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
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歷來描素農夫耕作生活辛勞的，由於稅徵繁重所加諸的貧苦負擔，是佔著大部份因素，奇怪的是淵明都不曾提到這個原因，似乎徵稅的負擔在他來說是很小的，這不免讓人懷疑他所說的只是自己文人的苦，不是農夫實際生活中深層的苦。他所以長年飢貧，自己說是「拙生失其方」，這的確是主要的因素。首先他並不是真的很認真在耕作，只是為生活不得不耕作而耕作，其次是為酒所困，於農事多少有所影響，這兩項因素在他的詩中是不難體會到的。〈懷古田舍〉詩：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履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
啟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風送餘善。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
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心長勤。秉耒歡時務，
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
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
聊為隴畝民。

這兩首詩寫他耕作時的心情，第一首說自己屢空，故不免春作，但心情不是因耕作而歡欣，是因春天的新景，園田的悠靜，和自己心懷相契會的歡欣，一種長保其心志的歡欣。第二首說孔子顏回憂道不憂貧的情境很難企及，故只得以耕種自資，「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自然而閒遠的日子，讓他對於田園中的風物感覺到新欣的氣息，說到真正的農耕，他不過是聊且寄寓為隴畝民而已，故黃文煥和沃儀仲都說他並不是真的在當農夫：

黃文煥曰：「長吟者，非真自棄於隴畝也，不得不聊為之。胸中道德經濟之懷，豈易向人道哉？」

沃儀仲曰：「寄託原不在農，借此以保吾真。聊為隴畝民，即簡兮萬舞之意，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見《靖節先生集》卷三）

既非真正勤奮的在耕作，只是心契於田園的悠然生活情境，收穫沒能豐盛，也是意料中事。他對自己這般的心境也有表白，〈與子儼等疏〉說：

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益，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因為氣性的關係，他只是在追求內心的自由和真趣，所以對於田園的風光以及自己的感觸，有著細膩而宜人描繪，並且使景寄寓著情，情融會於景。〈歸園田居〉詩：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山丘。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空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得復返自然。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這三首詩情景交融，投射出他思想中所懷藏的三個面向：對自然的愛好，對時不我與的感慨和對自我理念的執著。「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把鄉村閒遠幽靜的景致，描繪得十分傳神，同時也反映出自己所冥會的自然心境。田園多餘暇，偶而和野老閒話家常，是生活中常見的一景，在此清平恬淡的日子裏，又寄寓著霜霰一至便同草莽零落的歲月易逝的感慨之情。「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帶月兩字把農夫在田野的歸

路上，勾畫成爲鮮明有韻致的圖畫，儘管農事辛苦，夕露霑衣，這並不足惜，因爲農村生活能使自己的心靈自由，和自己的心願不違。這些詩的意境風格對於後來唐代王維、孟浩然等一派的田園山水詩人的詩風創作，有十分深刻的影響，他們都一致有意的模仿陶淵明這種融合情意於田園景致的自然的詩境。

〈五柳先生傳〉自我表白說：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望懷得失，以此自終。

《晉書·陶潛傳》說他：「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這些描述應該符合事實，他在〈與子儼等疏〉中說：

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

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自己不積極營生，使得稚小都須勞事雜役，一方面內愧於心，一方面又以執守固窮之節的前賢自我慰藉。在與子疏中，他不自覺的顯露出內心的衝突和掙扎。〈雜詩〉第六首說：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

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在值？傾家持作樂，竟此歲月駛。

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詩中感歎歲月易逝，年華已老，此生不再重來，故當傾家所有以爲飲酒之資，以盡餘年，何必在身後留金錢給子孫呢？抱持著這樣的想法，怎麼也不像是一位真正的農人，更何況酒不離身呢？顏延之說他：「心好異書，性樂酒德。」他自己也說：「酣觴賦詩，以樂其志。」他作彭澤令時，公田悉令種秫，說：「我常得醉於酒足矣！」〈和劉柴桑〉詩：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
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
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飢。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
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茅茨之屋已經葺成，而新田又須翻耕。東風轉為淒涼薄冽，春酒可以解我飢飢，酒雖醜薄如弱女，也差可慰情，聊勝於無。歲月漸暮，世事漸疏。耕織足用即可，何須取多？百年之外，身名同歸於盡，何況那些身外之物呢！他既慨歎盛年不再，不如及時行樂；又盡日酣耽於酒，歌詠自娛；又不多營生業，為子孫作計，綜合這些因素，雖然不欲窮困，可以麼？〈有會而作〉詩：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慙如亞九飯，
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
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
在昔多余師。

淵明有許多描述衣食拮据的詩句，如「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闔灶不見煙。」等，語句已經到了窮困無聊賴之極，甚至還寫了一首〈乞食〉詩。不過生活上再如何難捱，心靈上則遙懷古賢，師法他們固窮的志節，「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他有〈詠貧士〉詩七首，既借前賢以自勵，也表明己心之所志。第一首：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
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以孤雲自比，光暉難見。眾鳥於晨間飛翔，已獨未夕便來歸。既然與俗不諧，自難有知音，也是料想中事，語意蒼涼沉鬱。第四首：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
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

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這首詩借詠黔婁安守貧賤的襟懷以自比，又以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話作結以自勵。從此處他尋找到一條自我貞定的生命支點。這裏他也爲歷代讀書人的出處立了一個典型的模式：不是作官，即是歸耕。而歸耕是要堅持固窮的志節，並不同於老農的力耕。他的窮苦剖白，代表著歷來從官場中擠退下來的士人生活的拮据貧況；而他所堅持的心路歷程，也代表著這些士人內心所必然執著的理念，因此，從古到今，他受到這些人最高的歌詠和尊崇。是故，陶淵明之歎，是讀書人的歸耕之歎。

六、陶淵明和松菊

孔子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屈原說：「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松，它在嚴冬萬木蕭條、顏色退盡的時節，而不改變自己的青蔥。菊，它在秋霜凝枝、繁花落後的季節，才綻放出花朵。這是松菊的植物特性，而詩人則拿來象徵自己的品格。陶淵明喜歡菊是大家公認的，其實他明確的用來自我比擬的還有松。〈和郭主簿〉詩第二首：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

〈擬古〉詩：

蒼蒼古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

〈歸去來兮辭〉：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淵明不但以松菊自比，他居家周圍也多栽植松菊，故他獨自飲酒時，便常常流連於松菊之間，〈飲酒〉詩：

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
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
獨樹眾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邊喝酒邊欣賞秋菊的佳色，遠離我一切遺世之情。日入大地，萬物隨之安息，歸鳥初還，一時尚未靜定，猶喧鳴於林間，天趣如此，我傲嘯東軒下，在此酒、菊、天趣之間，聊且欣得此生真意。青松凌霜，卓見其高，獨然挺立，眾見其奇。他詠青松的高奇，即是詠自己的高奇。自己高奇，誰能欣賞？誰能並踞？一壺酒掛在寒枝，我時復遠望，以欣賞青松之姿，並欣賞我之姿。人一生有如夢幻，何必為塵俗失適？但使有酒、有松，而我能欣賞松中之我，足矣。故淵明的松菊薰染著濃厚的淵明風格。

淵明愛菊花的孤芳，因為它是自己人格的寫照，此外他也愛吃菊花。〈九日閒居〉詩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九華就是菊花，重陽節面對園菊，沒有酒喝，只好喝起菊花茶。〈歸園田居〉說：「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菊花是要欣賞的，為甚麼要採？自然是要採來作菊花茶的。喝菊花茶對防止眼目脫淚很有效，據《神農本草經》說又具有：「久服利血輕身，耐老延年。」的功能，故詩中說：「酒能祛百慮，菊解制穢齡。」酒能消憂，菊能延年，故他和屈原一樣，都愛吃菊花。《荊楚歲時記》說：重陽節要佩株萸飲菊花酒，可以使人長壽。菊花也能釀酒，可見吃菊花的歷史已經很悠久了。

淵明借著菊花以表明自己的品格芳香，而菊花也因淵明使得名氣永遠流傳千古，兩者彼此因依，相得益彰。

〈飲酒〉詩中還有一首是以蘭比喻君子：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別見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幽蘭薰香，比喻自己高致，清風一至，香氣遠播，固和蕭艾不同。偶在塵網中迷失故路，惟有任道或能通達，所謂「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既已覺悟，即當來還，否則政治場中的人際關係都只是互相利用，鳥盡則良弓藏，幾人可以明哲保身？這一首詩是表明他的歸隱，正如幽蘭芳香，不願

和流俗同污。

他又寫了一篇自傳性的文章〈五柳先生傳〉，說：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

於是五柳又就成為他的別號。

又淵明詩中屢屢提及飛鳥，這是因自己從塵網中歸隱下來，有如飛鳥還巢。〈歸鳥〉詩：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弗洽，翻翻求心。

顧儔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

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相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眾聲每諧。

日夕氣青，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好音時交。

繒繳奚施？已卷安勞？

首章說歸鳥也有遠志，只因和風不洽，故有歸去之心。第二章說歸鳥不懷遠游，見密林情即依依，歸鄉之路雖遙，愛自然的本性不忘。第三章說歸鳥返回舊棲，和鄰曲相應協諧，心懷悠然自得。末章說歸鳥棲宿寒條高枝，樂以詠懷，繒繳何所施放？已經倦飛，網羅何勞空設？他以歸鳥自我比擬，抒發自己原有猛志逸四海之志，到歸隱田園，追求自然的轉變歷程。因此，當他仍羈束在世俗的塵網中時，飛鳥便象徵著回鄉、自由、自得的理想，如〈歸園田居〉詩：「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飛鳥是他內心徘徊時的嚮導。

他在寫景時也很喜歡寫歸鳥這一幕，如〈飲酒〉詩：「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於王撫軍座送客〉詩：「晨鳥暮來還。」〈歲暮和張常侍〉詩：「冽冽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這一幕場景展現出天地間一種靜穆但活潑的意象來。

〈飲酒〉詩第三首：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
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
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自己與俗不諧，如失群之鳥，經歷內心的徘徊、掙扎，終於找到一株可以安巢託身的松樹，從此，自然的隱逸，堅定的信念，再也不相違離。所以，鳥是他人生的縮影，松是他心志的表徵。

七、陶淵明的詠史

陶淵明的心靈雅愛閒靜自然，但性情中也流露有豪俠之氣，他說自己是「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是「猛志逸四海」，在詩文中偶而也顯現出這樣凌厲的氣息，鍾嶸《詩品》說他的詩是「協左思風力」，而左思詩源出於劉楨，楨詩則是「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詩品》卷上）故豪氣表現在詩文中便是風力。朱熹就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卷之一百四十）因此，他在歌詠古賢行事以見己志時，便有兩種類型，一類是安貧守道者，如伯夷、叔齊，顏淵等，這一類符合自己躬耕固窮的心志；一類是豪俠節義者，如三良、荆軻、田子春等，這一類又寄寓著自己豪俠的氣性。他的詠史的涵義，應該是如此。若說他是因為恥事二姓，故甘心委身窮巷，固窮隴畝而不悔；因為悲憤晉國的淪亡，故寄託於古節義之士以報之，則似為過度引申之辭。〈擬古〉詩第二首詠田子春說：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
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息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
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田子春的行事不皆合道，淵明自然能夠分曉，詠田子春的節義，不過是寄意

自己的豪俠而已，而詩文寫來也有豪氣。何孟春說：

或謂疇子春 誓言為虞劉虞 報讎，卒不能踐，而為曹操討烏桓，節義亦不足稱，淵明不過習聞世俗所尊慕耳。春謂：晉、宋易代之際，士如疇者幾人？子春之事，靖節安得不極口贊揚，以諷狂馳輩耶！（《靖節先生集》卷四）

田疇不曾盡忠漢室，比於晉室，有何可以極口贊揚？至說淵明不過是習聞世俗所尊慕者，更是沒能了解他詠史的意態了。又春秋時，秦穆公死，命三良從殉，《詩經》有詠其事，〈秦風·黃鳥〉序說：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詩意是為三良之死惋惜，彼若能贖死，則人皆願意百死其身以贖之，並未論及三良從死的是和非。到王粲〈詠史〉則說三良是：「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疑。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建安七子集·王仲宣集卷之二》）則是敘述三良自己已有從死之志，並且其聲名可以永傳。曹植〈三良詩〉說：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建安七子集·曹子建集卷之五》）

意思和王粲大略相同，都在表明三良從殉之志，而詩人不免為之感傷。再看陶淵明〈詠三良〉詩：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霑我衣。

文義和王粲、曹植也相當，先說三良和秦穆心意相得，最後從殉，也是自己既定的心意。他詠三良的本意只是說他們能堅守節義而從死，其豪氣可敬，其從死可悲。後來注解家加上一些時事的比附，總覺得鑿柄，如黃文煥說：

臣子報君，即從殉不為過，其可忘君而貪生事他朝乎？

陶澍說：

淵明云：「厚恩固難忘，投義志攸希。」此悼張禕之不忍進毒，而自飲先死也。（以上引文見《靖節先生集》卷四）

劉裕篡晉，奉晉恭帝為零陵王，使張禕以毒酒酖之，禕不忍，於道自飲而死。詩意和這事當然是沒有關聯，這樣比附，未必就能提高淵明的人格。又〈詠荆軻〉詩：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征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阮瑀〈詠史詩〉中有詠三良和荆軻之事，左思〈詠史八首〉中也有詠荆軻，淵明取意於此，詩是在歌詠荆軻的豪俠高義，惜其劍術未精，奇功不成，其人雖死，但千載之後，餘情仍在。所謂餘情，正是和自己「少時壯且厲，撫劍獨遊行」相應的豪俠的餘情。若說這是隱寓劉裕篡晉，故希望能得如荆軻者為晉報仇，往刺殺之，則大可不必如此。淵明對於晉室並無堅貞的忠節情感，對於晉室覆亡，他會有感慨，但不至於心情激動到要為晉報仇，〈擬古〉詩第九首：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不論這首詩是隱喻甚麼，就算是感歎晉室的淪亡，晉家本來就不曾布德於民，

根基不固，亡國滅家，又有何值得追悔？心情及語意並沒有任何激昂悲憤之態。他又寫有一首〈述酒〉詩，或說也是悼晉室淪亡之辭，不過詩文過於晦澀，很難確實的從中掌握他的情境了。

他另外又有〈讀史述九章〉，自說是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其中〈夷齊〉〈箕子〉〈七十二弟子〉〈魯二儒〉〈張長公〉是代表高德守志，〈管鮑〉〈程杵〉〈韓非〉是代表豪俠節義，〈屈賈〉則有取於屈原的禪蛻於塵埃之中和賈誼〈鵬鳥賦〉的達觀忘累，這些特質多少都和自己的性情相映，自不必牽扯到那些恥事二姓的說辭。他也有〈扇上畫贊〉，歌詠荷蓀丈人、長沮桀溺、於陵仲子、張長公、丙曼容、鄭次都、薛孟嘗、周陽珪、尚長、禽慶等，這些都是飛遯樂道，高尚其志的古賢，和自己隱身歸耕的心志也相契。他有〈詠二疏〉詩，說：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借問袁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
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
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
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
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張協有一首〈詠史〉詩，也是說二疏能夠知足遺榮，「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淵明取意和他相同。二疏是指西漢疏廣和其兄子疏受，兩人官職同時作到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在位五年，疏廣對受說：「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於是稱病篤，上書乞骸骨。宣帝允許告老，賜黃金二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餞行於長安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觀者都說：「賢哉二大夫。」或有歎息以至於泣下。廣歸鄉里，每日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宴飲歡樂，常問家人黃金尚剩多少，快去賣來供具。故老或勸廣說：「子孫盼及君時，建立產業，如今宴飲，所費將盡，何不買田宅爲子孫計？」廣說：「我難道老諄，不念子

孫麼？但自有舊田廬，子孫若勤力耕種，足以供衣食。今若再增多之，只是教子孫怠惰而已。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益其過，我既無以教化子孫，也不想增益其過。」於是故老非常佩服這翻話。兩人都以壽終。這首詩淵明要傳達的重點是：「功成者自去」，能夠急流勇退，長返舊居，並且放意樂餘年，不憂恤顧慮身後之世，這一點和他自己的生活意態相契合。

從上所述，可以了解，淵明歌詠古賢，只是在印證自己的人格風調，所謂「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詩中屢屢見此意態，並不是在表白對晉室覆亡的悲慨忠節。如果站在更高一層的理境來看朝代的交替，則陶淵明所嚮往的是桃花源中民生純樸自然的和諧社會，是乃不知有漢，更何論魏晉。則一司馬晉或一劉宋，又當誰喜誰悲呢？

八、結論

陶淵明的思想精神，凸顯出許多人生生命所不能避免的矛盾，他知道生死是自然的循環，但又感傷生命的短暫。他在最貧窮的生活中，卻有物我歡欣的領受。他在幻化虛無的感覺中，又想把握住當下具體的快樂。他有狷潔的個性，又有狂者的意態。他有豪放的氣質，又有自然閒靜的心境。他有儒家積極的立善，又有道家的消極避世。這樣的矛盾，加深加廣了他生命的向度，並在作品中表現出他特出的精神內涵，引發了後人的思想共鳴。他的〈歸去來兮辭〉，是晉代獨一無二的文章；（歐陽修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見《靖節先生集》卷五所引。）他的〈桃花源記〉，在政治思想上也佔有一席之地；他的詩，沒有雕鏤文飾，以純樸白描的手法，真實的表現出他高致的個性。他超遠的詩境，哺育著後代無數詩人的心靈。他的人格思想，對後代文人起了標準模範的作用。他在世時，沒有多少人能重視他，但在身後，他贏得最崇高的尊崇。人生的荒謬就在這一點上，最應該景仰的生命性靈，往往不是在他存在，而是在他逝去之後。淵明也明白這一點，

儘管後人已經給他安排好光輝的歷史地位，而這地位也是他應得的，但他在世時只要稱心所好，生活上只求最基本的溫飽。如果他能站在現在，再去回看自己的一生，則榮耀聲名畢竟都掌握他人手中，應當更為悵恨當時飲酒不得足意吧！

參考資料

- 陶淵明《靖節先生集》。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 宋丘龍《陶淵明詩說》。文史哲出版社
- 郭銀田《田園詩人陶淵明》。桂冠圖書公司
- 方祖燊《陶淵明》。國家出版社
- 沈振奇《陶謝詩之比較》。學生書局
- 景蜀慧《魏晉詩人與政治》。文津出版社
- 楊德周《建安七子集》。中華書局
- 蕭統《昭明文選》。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 鍾嶸《詩品》。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 黃庭堅《山谷全集》。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 羅聯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二)》。學生書局
- 《中國文學發展史》。華正書局(民 79 年 7 月)
- 郭慶藩《莊子集釋》。木鐸出版社(民 77 年元月)
- 朱熹《四書集注》。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 唐太宗《晉書》。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 沈約《宋書》。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 李延壽《南史》。中華書局(四部備要)